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

白毛女

延安魯藝工作團集體創作

賀敬之 丁毅 執筆

馬可 張魯 晁維 煥之 作曲

新華書店發行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

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再版前言

『白毛女』這個劇本已經在張家口、承德、齊齊哈爾、哈爾濱，還有其他的地方出版過幾次了，但每個版本，都不相同，都有修改的地方，這說明了它還不成熟，也說明着我們在努力使它走向完善。

許多文工團上演過這個劇本，大家都提出了意見，趁這次在哈爾濱再版的機會，彙集了這些意見，作了一些修改。

原先的第四幕同志們都感到沉悶，有的劇團演出中索性把它刪掉。經過討論後，感到主要問題在於第四幕所表現的事件，是喜兒山洞生活的敘述，是說明喜兒在山洞中怎樣生活下去，爲什麼還能生活下去，對於這些，我們沒有生活的根據，只憑想像寫出來的，因之不可能生動、現實，同時它也減低了劇本主題發展的速度，因而也顯得累贅，我們認爲應該去掉

它。

原先第五幕，僅只寫了在抗戰開始時，地主和農民兩種不同的情形，以後白毛仙的產生，和八路軍的來臨，沒有一個中心事件，距主題意義也較遠，許多同志感到不是一幕戲，而是兩個過場，我們也認為要修改。

經過討論後，全劇改為五幕，第四幕表現了在抗戰開始的混亂中，地主黃世仁仍舊想借用各種勢力，甚至日本法西斯的勢力繼續他的統治和壓榨，但是八路軍來了，打破了他這種企圖，一向被壓迫的農民，找到自己的軍隊，有了力量，有了希望。

第五幕（原第六幕）第一場，也修改了，因為這戲是要表現喜兒被人誤認為鬼而引起的迷信，阻礙了鬥爭的發展，但原先只用口頭來敘述，不夠明確，現在把它改在廟裏用形象來表現它，這樣與下一場廟裏抓鬼，發現喜兒，救出喜兒，也接的更緊一些。

這次修改當中，舒羣同志，嚴文井同志，張庚同志，沙蒙同志及東北畫報社諸同志都提了具體意見，給了很大幫助，在這裏深致謝意。

這次修改，原執筆者賀敬之同志不在此地，未能徵得他的同意，我自己冒昧的執筆修改了，致以歉意。

這次修改還是不能盡滿人意的，希望同志們還提出意見來，好繼續修改，使它更完整。

丁毅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於哈爾濱

目 錄

白毛女	(1)
曲譜 馬可 張魯 瞿維 煥之 向隅 陳黎	(101)
附錄		
本劇採用的民間曲譜	(195)
『白毛女』的創作與演出 賀敬之	(201)
『白毛女』音樂的創作經驗 馬可 瞿維	(212)
關於『白毛女』的音樂	(220)

第一幕

時 民國二十四年冬。

地 河北省某縣楊格村，村前平原，村後有大山。

第一場

除夕，天降大雪。奏第一曲。

佃戶楊白勞之女喜兒，手拿玉菱子趨在風雪中上。

喜（唱）北風吹，雪花飄，
雪花飄飄年來到，
爹出門去躲賬整七天，
三十晚上還沒回還，
大擔子給了玉菱子麵，

我等我的爹爹回家過年。（第二曲）

推門進屋，屋中窮苦簡陋，內有一灶，旁有灶神、柴火及盆罐散放在角落裏，鍋台上放一油燈。

（白）啊，今兒年三十啦，家家都蒸黃米糕，包餃子，燒香，貼門神過年啦，爹出門七八天啦還沒回來，家裏過年的東西什麼也沒有。（稍停）家裏就是我爹跟我兩個啦，三歲上就死了娘，爹種了財主黃世仁家六畝地，爹種地，我跟後，風裏來，雨裏走……年年欠東家的租子，一到快過年的時候，爹就出去躲賬了，今兒年三十晚上，天這麼黑了，爹怎麼還不回來？（焦慮地）唔，剛才我到王大嬸家去，她給了我一些玉茭子麵，我再擀上些豆渣，捏上幾個窩窩，等爹回來好吃。

舀水，和麵，做窩窩。奏第三曲。

屋外風聲，風把門吹開，喜兒跑去看，無人，關門。

（白）唔，是風把門吹開啦。

（唱） 風捲雪花在門外，
風打着門來門自開，
我盼爹爹快回家，
一腳踏進門裏來。（第四曲）

（白）爹出去的時候是挑着豆腐擔子出去的，要是賣了豆腐稱回二斤麵來，那還能吃上一頓餃子哪。

（唱） 我盼爹爹心中急，
等爹回來心歡喜，
爹爹帶回白麵來，

歡歡喜喜過個年。(第五曲)

繼續做高高。

楊白勞上，身上落了一層雪，攪着豆腐擔子，披着蓋豆腐的布，踉踉跄跄的上。奏第六曲。

楊 (唱) 千里風雪一片白，
躲賬七天回家來，
指望熬過了這一關，
挨凍受餓也能忍耐。(第七曲)

一面長縮地看看四週，一面打門。

(白)喜兒，開門！

喜 (開門，驚喜)爹，你回來啦？

楊 嚶。(以手急止喜，不要大聲)

喜 (給爹打身上的雪)爹，外面的雪下得真大，你身上落了這麼厚一層……

楊 喜兒，我走了這幾天少東家打發人來要賬了沒有？

喜 二十五那天，穆仁智來了一回。

楊 (一驚)怎麼？來過一回！說什麼來着？

喜 他看你不在家就回去了。

楊 後來呢？

喜 後來再沒有來過。

楊 (半信半疑)真的？

喜 真的，爹。

楊 (還是不大相信)啊？

喜 那誰還哄你呢，爹！

楊（放下心來）唉，這就好了。喜兒，你聽聽外面風颳的這麼厲害！……

喜 雪下得那麼大！

楊 天也快黑了。

喜 道兒也難走，爹！

楊 我看穆仁智這回不會來啦，咱欠東家這一石五斗租子，二十五塊驢打滾的賬，這回總算又躲過去啦。

喜（歡喜地）又躲過去啦，爹！

楊 喜兒，搯把柴火叫爹烤烤火。（第八曲）怎麼這點兒玉莢子麵還沒吃完？

喜 早就吃完了，這是剛才王大嬸給的。

楊 怎麼這麼冷的天，你又上山去打柴了？

喜 這是剛才我和大春哥一塊兒去的。（抓把柴火）爹，你餓了吧？

楊（烤火）爹餓了，餓了，哈哈……

喜 窩窩捏上了，我去蒸去。

楊 等一等，喜兒，你看這是什麼？（從懷中掏出一口袋）

喜（驚喜地搶過來）什麼，爹？

楊（唱） 賣豆腐賺下了幾個錢，
集上稱回了二斤麵，
怕叫東家看見了，
懷裏揣了四五天。（第九曲）

喜（唱） 賣豆腐賺下了幾個錢，
爹爹稱回來二斤麵，

帶回家來包餃子，
歡歡喜喜過個年，
哎……過呀過個年。（第十曲）

（白）爹，我去喊王大嬸過來包餃子。

楊（止喜）再等會兒，喜兒，你看這又是什麼？

喜 什麼，爹？

楊（從懷裏掏出一小紙包，包了很多層，一層一層剝開原來是紅頭繩）（邊剝邊唱）

人家閩女有花戴，
爹爹錢少不能買，
扯上了二尺紅頭繩，
給我喜兒紮起來，
哎……紮呀紮起來。（第十一曲）

喜兒跪在楊膝前，楊給喜紮頭繩。

喜（唱）人家閩女把花戴，
我爹錢少不能買，
扯上了二尺紅頭繩，
給我紮起來，
哎……紮呀紮起來。（第十二曲）

喜起立。

楊 哈哈，喜兒，轉過來叫爹看看。（喜轉身）好，一會兒叫你大春哥和王大嬸子也過來看看。（喜兒羞澀又撒嬌的一扭身）唔，爹還請了一張門神來，把他貼上吧。（取門神）

喜 門神！（二人貼門神）

（唱）門神門神騎紅馬，

楊（唱）貼在門上守住家，

喜（唱）門神門神抗大刀，

楊（唱）大鬼小鬼進不來。

（二人合）哎……進呀進不來！（第十三曲）

楊（白）唔，大鬼小鬼進不來。

喜 叫那耍賬的穆仁智也進不來！

楊 好孩子，叫咱們過個平安年。（兩人關門）

隔壁王大孀子上。奏第十四曲。

孀 今兒大春從集上稱回二斤麵來，我去看看他楊大伯回來了沒有，要是回來了，喊他們爺兒倆過來包餃子。（一看）啊，準是楊大伯回來了，看那門神都貼上啦！（打門）喜兒，開門！

喜 誰啊？

孀 你大孀子嘛！

喜（開門，孀進）大孀子你看我爹回來啦。

孀 楊大伯，你多會回來的？

楊 才回來一袋麵的工夫。

喜 大孀，我爹稱回二斤麵來，我才說喊你過來包餃子，你就先來了，你看，你看！

孀 好孩子，你大春哥也稱回二斤麵、半升米，還換了一斤肉，我是喊你爺兒倆過去包餃子的。

喜 就在這兒包吧！

嬌 還是過去包吧！

喜 就在這兒包嘛，大嬌子。

楊 瞧，就在這兒包嘛。

嬌 看你們這爺兒倆，還還能讓到外人去？（悄聲對楊）你大伯，過了這個年，喜兒和大春都大了一歲了，我還等着你的信兒呢！

楊 （又怕喜兒聽見，又似乎要讓喜兒聽見）你大嬌，先不要着急，只要等上個好年月，咱就準給孩子們辦，咳……

喜 （故作不知，打斷話頭）大嬌，過來和麵嘛！

楊 唔，唔，快和麵去吧，快和麵去吧！

嬌 哈哈！……（去和麵）

地主張房穆仁智上，手持紅燈，上有「積善堂黃」四字。

穆 （唱） 討租討租，要賬要賬，

我有四件寶貝身邊藏：

一支香來一枝槍，

一個拐子一個筐，

見了東家就燒香，

見了佃戶就放槍，

能拐就拐，能誑就誑。（第十五曲）

（白）今兒晚上，我們少東家叫我到佃戶楊白勞家裏去給他辦一件事，一件心事，一件不叫人知道的事，少東家給我定下一計，叫楊白勞到我們少東家家裏談談。（到門邊打門）老楊，開門！

楊 誰啊？

穆 我，穆仁智。

衆 啊！（一驚，嬭和喜急把麵盆等物藏起）

穆 老楊，快開門啊！

楊無法，只得開門。穆進來，衆啞然。

穆（持燈照屋內一圈，喜躲在嬭背後）老楊——（口氣異乎尋常的和氣）預備好過年的了吧？

楊 咳，穆先生，還沒動煙火呢。

穆 唔，老楊，麻煩你一下，我們少東家叫你去一趟，有事商量商量。

楊 啊！（大驚）這，這，穆先生我打不起租子還不起賬啊！

穆 哎，不是。這回少東家叫你去，一不打租，二不還賬，有要事商量，今兒年三十啦，少東家心裏高興，有話好說，有事好辦，走一趟啊！

楊（哀求地）我……穆先生……

穆（指門）沒有什麼，走一趟。

楊只好走。

喜（急切地）爹，你……

穆（以燈照喜面）唔，不要緊，喜兒，少東家給你花戴，叫你爹給帶回來。嘿嘿……

嬭（把豆腐布給楊披上）他大伯，披上吧，外面雪又下大了。……你到那裏給少東家多跪上兩爐子，總不能不讓咱過這個年嘛。

穆 是嘛。（推楊出門）

楊走出又回頭。

喜 爹！（奏第十六曲）

楊 咳！

穆 快走吧。（推楊走下）

喜 大孀，我爹……（哭）

孀（攙喜）你爹一會兒就回來。走，先到我家和麵去，喜兒。（和喜同下場）

第 二 場

地主黃世仁家，台上為一靠近客廳之偏房，桌旁有椅子，桌上放着一個高台蠟燭，燭光之下照著賬本、算盤、碗台、水煙袋等物。奏第十七曲。

後台一片歡笑、鬻樂、碰杯之聲。

地主黃世仁微醉，心滿意足地剔着牙齒上。

黃（唱）花天酒地辭舊歲，
張燈結綵過除夕，
堂上堂下齊歡笑，
酒不醉人人自醉，
我家自有數滿倉，
那管他窮人餓肚腸。（第十八曲）

大升端嗽口水上，黃嗽口。

黃 大升，去告訴老太太，說我頭痛，不能陪客人們喝酒啦，叫她老人家陪他們吧。

升應「是！」下。

我黃世仁這輩子總算沒有白過，家有良田十五頃，每年要收上千石的租子，自幼我就學會了大斗進小斗出，裏裏外外都是能手，這幾年家產越鬧越發達了。去年我女人死了，娘要我續一個，沒有一個在家裏，我倒反而自在一些，女人嗎，那還不跟牆上的泥坯一樣，扒了一層又一層，我要是想要誰，比如今天晚上這個吧，那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麼！

穆仁智領楊白勞上。

楊（長長縮縮地）

（唱） 廊簷下紅燈照花了眼，

叫我老漢心不安，

不知道這一去是何事，

喜兒等我快回還。（第十九曲）

穆 老楊，少東家在還，這兒走。

兩人進門。

黃（客氣地）唔，老楊來了請坐！（示坐位）

楊不敢坐。

穆（倒茶）喝茶，喝茶。

楊……

黃 老楊，家裏的年貨辦齊全了吧？

楊 咳，少東家，你不知道啊，大雪屯門十幾天，家裏沒柴沒米，幾天都沒動鍋了。

穆 哎，我說老楊你不用在這裏哭窮啦，少東家不是外人，他還能不知道。

黃 是啊，老楊，你家裏不寬裕我也知道，可是這一年又過去啦，租子總還是要麻煩你一下。（翻賬本）你種我家是六畝地，去年拖下了五斗租，今年夏天是四斗半，秋天再加五斗五……

穆 （打算盤）五的五，二五一十……

黃 還有你欠我的錢，你記着，我父親在的時候，你老婆死了要買棺材，借了我五塊錢，前年你有病來借了兩塊半，去年又一個三塊整，當時同人言明是五分利，這利打利、利滾利，一共是……

穆 （打算盤）利打利、利滾利，一共是……五五二十五，二五一十，四退六進一，……一共二十五塊五毛，一石五斗租子。

黃 一共是二十五塊五毛，一石五斗租子，對不對老楊？

楊 是，少東家……對。

黃 老楊，你看這是白紙黑字寫的清清楚楚的，一絲不差，一毫不錯。老楊，今兒是年三十，這賬是不能再拖啦，你要帶來了那好，當面交錢立地勾賬，要沒帶來那出去想個辦法，叫穆先生陪你走一趟。

穆 兩條道叫你揀，叫我跑腿也情願，走，老楊。

楊 （哀求地）咳，穆先生……少東家……我求求你，再讓過我這一回吧，我實在沒錢，打不起租子，還不起賬啊！（嗚咽地）少東家……穆先生……

黃 咳，老楊，不要這樣子嘛，你過年我也過年，你爲難我更爲難，今兒這筆賬是一定要清了。